五峯遺稿

五峯遺稿卷之二十二

雜著

瑞鳥賦 并序

少宗伯謙齋先生曩居喪過哀致白鴈白鳩之異其既爲詩以頌然尤以爲未足以擬諸形容客居無事謹撫其事爲瑞鳥賦一篇以獻詞曰

若夫玉堂相君瀛洲仙客痛中歲之不天啣深恩於罔極乃停 青宮之講罷禁廬之直馳情丘阿展哀墓側仰秋穹兮莫訴紛血淚兮霑臆由是天心降監和氣充溢羽族獻祥山靈効職矯碧海之冥鴻瑩霜毛之潔白下高翼於雲天託幽棲於泉石情存鳴素心若怵惕初

悲鳴以彷徨漸容與而栖息屬國歸兮音書斷陰山遠兮魂夢傷亦有鳴鳩縞衣素裳結巢蓬戶安翼山梁似綢繆以託邦類憔悴以弔喪每効靈於有德久馳譽於淮陽飢飡兮玉砂渴飲兮膏露嘉二鳥之有靈宜託身之得所偶白鷴而奮標伍皓鶴而同素衡金屋之飛燕陋雕籠之鸚鵡至於銅官雨霽洮湖水生農事向畢虞羅不驚每聯飛而嚮往亦念侶而和鳴逮其霜天月夕主人攀柏烟蘿凄其松戶閴寂乃叫號以相哀亦垂頭而蹙頞當斯之時月色為之昏黃神思為之慘戚嗟夫昔聞神鳥集冠白兔擾廬靈芝產庭醴泉溢渠唯天人之相感捷影響之不渝苟忠信之有常信豚魚之可孚

況二美之駢臻斯亘古之所無什將奮翼雲霄追蹤鴛鷺隨主人之軒車詠辟風而高翥占太液之清波借上林之余樹闡聖王之孝徵接鳩郎之芳舉譽屈傳美於清都又豈徒久淹留於南土哉

與莫如山書

昨執事之文不見錄於有司僕聞之始而驚中而疑終而喜何也蓋執事平昔於文不苟作而詞氣老成出諸子遠甚收名定價宜在優等而再進再屈曾不能與新進少年比肩豈文之精者固有造物所忌抑亦有司不明所致歟此僕之所以不能不驚且疑於其初中也然

繼而竊觀古豪傑之士往往遭是者亦多矣屈之久思之極辱之甚然後能奮迅激昂卒能以功名事業自白於時故卞生之足必至三刖而孟明之師必三戰三北而後能濟也今執事之足固已再刖而戰固已再北矣增其氣賈其勇奮迅而往其果弗勝矣乎吾見將獻荊山之哭封崤函之屍以鏗鍧振耀於世者固將不遠敢預以是為執事賀不識以為何如僕比來禮中殊不佳未遑往拜輒以是代面布唯執事其少加察焉

竹石翁小傳

竹石翁無錫人以書畫名重東吳吳之士大夫皆下之性簡易厭扣機巧負氣敢言不詭隨流俗蒼顏華

頗儆若商山中人一生無所好獨嗜書畫物自外至
者一不膠於其心凡哀懼喜樂憤懣佚愉無聊不平
之氣皆於書畫發之如僚之於丸秋之於弈師曠之
於音務極其妙而後止雖隆冬盛暑弗爲輟興至
焚香坐小軒磨墨數升隨意縱筆以自娛得意則躍
然喜或擲筆大叫雖家人亦莫知其所以爲詩清新
雅淡間出五七言得唐人體惜爲書畫所掩不甚著
稱晚年筆力益高古神施鬼設怪意疊出事具劉君
欽謨書史補遺然矜重不妄與人故往往求之者語
與之合輒援筆揮洒累幅與之弗較即不合雖權貴

人斥紙隻字弗苟與或謂人知愛公手跡故求之萬一揮洒閒奚吝之甚翁笑曰吾書畫以自娛豈以媚要人哉卒不與嗚呼昔先正王友石先生以畫手妙天下有求其片楮終身弗得者何與翁相脗合如此豈古今善書畫者例若是也翁來金陵假館於余久得益知其所存故爲作竹石翁小傳翁姓陸名兜字懋成竹石其別號云

黄氏小傳

黄氏邑貧家女姿婧好幼爲大姓殷公女奴殷公兒岸士字卞有恩眤而釁起骨肉間家遂不振夫婦以

齔齠死生二女皆適人獨遺三孤長側室出也從母出就外居餘尚乳哺門單無人伥伥失所依女保抱而卵翼之晨夕涕泗滂滂家有老蒼頭二恒曉以大義曰吾與若皆僕妾於人今不幸失所天然猶有諸孤在若應其外吾營其內天苟不即喪殷氏則庶見諸孤之有成其詞旨悲切皆感激不忍去負郭有田一廛歲計其租之入以給二孤衣食皆甘鮮其自奉則甚麤糲與僮僕下賤等二娣雖出嫁歲時問遺弗少缺春秋令節必具殽醪祭殷氏亡人翼二孤匍匐拜庭下稍長使俱就鄉師學節縮服食以資束脩雖

孱弱女子而其志行倬倬有偉丈夫弗如者嘗夜有偷兒入室舉火燭之則故主時他僕也以女少意欲有犯女嚙齒罵曰汝人類不念故主恩乃欲為禽獸行天理豈容汝乎箠擊之不少貸且閉之別室旦則集族長老鞫其罪痛責斥逐之乃已二孤長皆與之娶名家女陸氏賴以復舊鄉人至今皆稱為賀女子云其人曰嗚呼世之稱節婦者恒以其守志不移為難然皆為人配嫡使孤遺之託矣其事固宜若黃氏直一弱女使耳徒感一飯之恩至為之出死力以保孤完家其志節皎皎與秋霜烈日爭嚴豈不尤賢矣

哉昔石守道傳趙良嗣事謂其僕名儒行節義不愧顔叔子韓兗鄒懸意良嗣固賢傑夫然視不出閨閫之女子其事之難易又何如耶更其生而爲男子使人之託則其所成就又豈出趙朔霍子孟下哉

竹石翁壽像賛

老氣横秋高懷絶俗挺野鶴之丰標褎漢官之容服年躋八袠

帝須曠蕩之恩身歷六朝天與康寧之福方將鼓腹堯天茹芝商谷希黃綺之高風蹈廣成之遐躅黃庭寫就頻籠道士之鵞白雪歌成難和郢人之曲一咲

青山他年玉局噫此其所以爲壽域之儒詞林之老宿也歟

蒿庵俞先生像贊

俗薄道喪士急於名棄親遠遊斗祿之營卓卓蒿庵橋門之秀乞養歸來德則胡厚亦深於文天能嗇歟書

天門旁挾兩雜五十功名遲遲其會命也則然松栢晩翠

葛養直遺像贊

此吾亡友憲幕葛君之眞也觀其衣冠盛服鵠立霜晨目娟娟兮如水氣飄飄兮出塵顧余如欲語而未

發覺喜色之津津意君定不死何生氣之逼人也耶雖然此持寫君之神耳若其靈臺一點小而為令尹大而為法從隨所寓而措為光明正大之業者則畫史不能模寫其萬一而獨見重於當代之縉紳者歟

陳遯庵先生像贊

文苑之英忠臣之裔心以道融事以義著爵而弗施以昌其詩追逐郊島與之並馳博帶峩冠風儀峻整心遊唐虞跡邁箕潁矯矯先生其道如龍不夷不惠想人之風

莫文懋像贊

峩冠正服者漢官之容也抗壓絶俗者處士之風也激揚慷慨者俠客之豪而朝謳暮吟者詩人之窮也然此特狀其膚未究其中也若斯人者豊其德而其行介而能通者歟

西昌李元載先生像賛并序

西昌李元載先生余同年友也讀書善屬文尤長於詩然性介而不汙嘗為一儒官即棄不仕去而與京師諸搢紳遊益不合又去之江湖間吟風弄月浩浩吐奇句編葺所出膾炙人口頃來武昌與余握手道舊間出所繪小像求余題余辱知君久故不辭而僭

為之贊

貌古而揚氣清而凜貞不絕俗仕惟爲貧其道熙熙而文彬彬孰遏其施而祿以屯豈天欲老先生之所學而爲一代之聞人不然何遊戲翰墨合禮吐醇瑚琢肺腑呻吟鬼神水聲林影蕭然一身天地之詩豪山林之逸民嗚呼此所以爲寄寄子之眞

潘特觀先生遺像贊 其子繼芳求

呼嗟先生右族之英待制之裔尚書之甥孝義起家儒醫馳聲肥遯甚攸勢利莫嬰蕭然齋居尚古是名或採藥于九龍之岫或粲茗于二泉之亭堅持道德

巍巍乎若泰山之重眇視軒冕飄飄乎若鴻毛之輕一疾不起遽隔官冥有子肯堂瞑目九京偶於絹素彷彿儀刑衣冠整肅視瞻正平四十六年一何促耶吁嗟先生

芝岩葛元兆像贊

長身玉立被服儼如骨氣淵腴蕭爽不拘或焚香含景之閣或採藥雲山之隅假仁術以濟人襲書香以自娛親賢尚義志不苟汙故士林以爲高而俗子以爲迂卓哉先生仁醫中之儒

趙承諭先生像贊并序

發源趙君承諭與余同里閈且同遊於王庵余先生之門方齠齔時已立志不羣弱冠即能教授於鄉為鄉黨所推重簞瓢自守澹如也今年春以小像附至京師屬余為贊焉之贊曰

氣溫以舒色敷而愉朝經暮史泊乎自娛寄情丘壑之下屏跡聲利之區含英咀華味道之腴噫斯人也眞故國之王孫而山澤之遺儒也歟

潘母范孺人壽容贊

荊莊之齋女婦之師冰霜之操松栢之姿孝以奉姑克敦婦道慈以訓子克盡母儀佐烝嘗奉尊酒醴勤

紡績力乎蠶絲伉儷分於中路俾終身誦栢舟之詩
金石可泐貞心不移是宜享哲亂之孝養延遐算於
期頤也

李孺人趙氏像賛

德符坤順泒衍天潢嬪於清門淑行孔彰夫子世儒
宋臣之孫克相克諧書香則聞亦和厥家尊尊卑卑
一畝之宮不聞咲嚏淑質可萎清風曷磨九泉暝目
有子如軻

潘母范碩人壽頌并序

潘母范碩人故尚古先生之配弘治丙辰壽躋八袠

康裕自如三月十又六日當其誕辰其子繼芳及諸孫儀華咸羅拜堂下執爵上壽慈顏悅懌而碩人若不知囿于仁壽之域某覩碩人咸福不能默默勉譔壽頌一通以獻云

有懿潘母謚靜柔恭篤生慶族夙配華宗黃裳元吉服德在躬克循禮法允儷彬鍾作則于壼肅乎清風僉曰燧居垂五十禩不二之操華皓一致爰有嗣子珪璋之器揚翹章縫儒賢式著扃以發之慈訓之懿亦有賢孫前承後遡有豐甘歎式充孝之清明康裕言矣春漲比堂化日方爾風展觀臺望益必至期頤

發昱煌煌采衣是麗儀在女德母道受祉天之降祉何獨母後匪於母後善之所致我從譬詩為世作勵

題清玩圖

合古今名人所寫翎毛草蟲山水小畫共若干幅聚為一帙此武進少尹乾州开君宣所珍藏以為玩者也觀其筆勢飛動摸寫入神凡栖於林泳於川集於柔枝弱管之上者種種各有生氣而山水尤佳平坡灣溪野橋茆屋恍然江南黃竹村也然君之蓄此豈區區欲為朝夕玩好之具哉不過於吟咏之暇假此以適其情耳情既適則心以平心平則神奇宜其為

舒而政務以通夫因觀物以達其政則茲圖之有益豈小補哉不然徒玩物以喪志溺而不返則與古之弄花以爲樂看畫以爲高養馬而愛其神駿者無以異矣吾以是發其義君以爲何如

題昭美堂卷後

進士登第後於士司必有謝啟其所由來已遠此啟宋紹興二十七年鄉先正侍郎李公琳知貢舉時進士梅溪王公十朋所作以謝者也然啟後又有謝贈御書詩一首蓋前此秦檜用事進士廷對皆齪齪不敢指斥時政上驕下諂士風掃地思陵雖昏庸固已

厥之久矣乙亥檜死夕明年思陵臨軒始詔諸貢士直言時政得失時梅溪以危言直論卓然上當宸覽遂魁天下既唱名入從以前詔勸石摺本以賜此詩梅溪所以繼作其所謂御書者並即此詔耶詩凡一百七十四字光明偉俊拳拳以明學為戒以忠義自勉三百年來讀之尚使人起敬雖然余讀此不能無感焉秦檜專權誤國二十餘年罪大惡極幸而一旦自斃思陵於此誠能赫然下詔暴其誤國之罪然後徵用忠良除國興復則庶足以泄神人之憤雪祖宗之耻中興之機莫切於此而乃昏無斷自乙亥至[illegible]

歲丁丑檜死已三年矣始下詔欲開時政得失嗚呼何晚也况檜雖死而其黨方比肩在朝主和偷安無異前日識者於此知思陵已甘心事讎無志於中原矣則此詔之下其特文具乎哉撫卷爲發一慨詩歷具載梅溪集中弘治庚戌秋公十一世孫廉濯允遠帶彩始錄出附諸家乘故家文獻於此足徵矣廉與某有文字交聞出此見示拜觀之餘因書其後歸之

題王林潘先生吟藁

嘗觀論語孔子之言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邇

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宋儒論詩之言曰言之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蓋詩者心聲也出自肺腑見於筆舌發天地之英華以鳴國家之盛治小而烟雲花鳥大而宗廟

朝廷若不根之於倫理徒為雕鏤之細烏足以為詩哉吾邑王林潘先生繼芳自弱冠能詩其名崛起吟社一日過五峯草堂持其所著述示予自古樂府長短句五七言律絕詩総若干首觀其古朴純雅者若鴻儒碩夫垂紳正笏威儀棣棣而不可犯也清新俊逸者若貴介公子被服紈綺俠氣英英而不可襲也

其奇而巧者則穿天心出月脇其高而險者則縋梟墳破鬼膽鑿鑿乎一出胸腑根于倫理而非泛泛之作也餘子啻趨下風而讓出一頭地佇觀他日以詩名馳騖海內有中州四傑者非子而誰歟俟予病體少蘇當執筆為序以傳之

跋鵪鶉圖

余觀高元素所藏鵪鶉圖求樂初有呂司倉跋者得之為珍藏呂邑之東鄉人殆今幾百年復為元素所收徑不盈尺平沙漫漫翩然二鳥相飛鳴於寒花白草中蓋得兄弟急難之情知作者之意有在也世之

論畫者必曰若所翁之龍韓幹之馬顧愷之之人物與雲韋偃之松文與可之竹趙昌之花水馬遠之山水然後可以言畫嗚呼以畫而論則諸公之作固精而鶺鴒圖特一微物耳若論其有關世教使觀之者天倫之念油然而生則鶺鴒圖不可無而諸公之畫雖不作無害元素以兄則元介以弟則元舉友于之情夙著而尚書此以自警其亦真知所重者矣

原缺

梅菴小引

孤山老仙響絕千載世之俗士馳情桃李詠彈節軒冕涇暗香踈影之句誰其和之則梅花之冷落可知矣余友葛君維清秉高士之志懷絕塵之操孤標冰清詩品斗絕前身逋仙也結屋城南遶舍植梅數株閉門日哦其間白鶴青鸞翠禽宵鳴興至扱筆賦短章數首或援琴鼓之脩然忘人間世老梅亦時時巡

詹詹然若與之相契者殆不知人其梅而梅其人也寄霜晨月夕疎影橫窗斯時斯際將無有孤鶴棲雲而下者乎公幸以報我我將衝寒扣門與之商確詩法也公其焚香瀹茗以俟

遊楊聰玉南湖草堂詩引

歲庚子四月廿又六日余將北行辱聽玉楊君邀余與詩壇諸老若杏軒梅巷玉溪北野王林遊南湖草堂泛舟深溪之上時溪風冷冷凉沁毛骨令人儵然有挾纊意卓午風止湖波怗帖一望碧色可鑒而濱湖諸山環帶左右舟行如在畫中方舉觴痛飲而溪

子適有獻紅鱗者聽玉命烹以侑觴樂甚爲賦一詩諸客皆高歌和之移時出五里湖舟抵苴蓮之下余與客摳衣釐折而登坐嫩醐亭遙望天水泊拍相接而風帆沙鳥出沒其下眞天壤間一佳勝處復循提而行入萬松徑觀滌煩泉登嬾違廳憑高眺遠直欲招黃鶴乘天風與仙人同遊八表時足力已疲聽玉命酒小酌酣余因念浮丘罷鼎百年而抗塵走俗者恒居其半若茲遊之勝能復幾何詎可默默遂促成短章而客皆詞林老宿援筆屬和興未已復聯句一首聽玉因出紙命錄以爲他日故事且俾余引其首

是行也客凡七人詩如其數

勤齋說

學以勤爲本非勤無以成學故書曰業廣惟勤韓子云業精於勤而荒於嬉勤也者其爲學之樞機乎然人弗患不勤而患志之弗立志不立則始怠終如鴻鵠之念何是故禹何人哉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董仲舒何人哉仲舒下帷三年不窺園士行朝運百甓齋外暮運百甓齋內嗚呼一聖二賢者非好勤惡逸蓋禹志於救民者也仲舒志於明道者也士行志於功業者也而卒之有成其勳業道德足

以貫古今而揭宇宙志之立耳劉曄炳文余故人劉伯宏子伯宏一代人豪懷抱利器躕躕不遇早卒炳文痛自砥礪恒欲追述先志曰非學無以立身非勤曷以成學遂以勤齋自號其志亦可嘉矣但不知炳文之志在於救人乎在於明道乎在於功業乎聖人之事不敢望於炳文使炳文果能而濟之以勤則他日爲董爲陶亦可馴致余頑且拙不能繹其理吾夫子云辟如爲山方覆一簣進吾往也爲學之喻無有切於此者炳文其玩索之余悲伯宏之不遇而嘉炳文之克遂先志也故爲作勤齋說

春谷銘并序

余友孫君廷瓛蘭陵舊族也家世以醫鳴平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醫然性恬靜澹不欲仕則以其胸中所養所學一於醫焉發之隨病施藥應手而愈且不以利動其心聲稱籍甚閭為搢紳之所名之曰春谷蓋寓志也余維谷所以含春而春所以發生兼是二者則先生其將有志於濟人者乎錫山病叟某聞而壯其志且大其名也故為之銘銘曰

維南有谷狀為中虛含靈蓄奇蛇龍非居有美徐君抱道谷隱學為軒岐跡遯貧賤可隱其身不隱其心

仁以醫傳沛若商霖有拯其艱有恤其轟痙枯田生春意滿谷非谷無聚匪春無生谷以春扁大哉斯名

哀海航趙君詞并序

海航宋宗室咸國公黔之裔也性沈毅善謀恒以豪傑自許人亦以此期之屢掌鄉賦事常辨集不媕娿居人後邑大夫有大事必延致海航與議可否聲隆隆起吳下隱居邑之鴻山種竹栽花曲池華館極一時之盛好事者多從之遊賦詩酌酒衮衮送日尤愛吳中山水暇則從舟往遊時吳中大老若東海徐有貞輩以文章傾一時皆願與之交嘗於東海座中兩

權世事譏評古今議論風發旁若無人東海撫其背曰君寔奇士何相見之晚也遂與定交篇章贈荅亡多年踰知命方逍遥林壑以享太平之盛而竟以奇疾死死之日遠近識與不識為之垂涕嗚呼余與海航交最久自海航之亡痛嘗在心竊久歲暮南望鳩山凄然興懷為作詞以哀之辭曰

彼美王孫挺人豪兮故國丘墟為清門兮逍遥山阿濬亡世兮瓌奇精悍志軒軒兮廉厲潔清行皦皦兮龍泉出匣鋒差差兮華館連雲世業昌兮高門樹才郎君貴兮樓船凌波時東遊兮酣歌雄辯驚諸公兮

奄忽乘雲杳不知其所之兮天門萬重倏上征兮長夜漫漫不可旦兮猿驚鶴怨故山空兮魂兮魂兮胡幾其歸來兮

祭薛封君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封監察御史薛公之靈曰嗚呼惟公敦德秉義崇古道兮含冲保和得所養兮畊雲釣月遠世紛兮長篇大章昌其詩兮亦有令子紹家聲兮文章五色補衮裳兮忠言不撓駭重瞳兮

天子曰嘻惟翁之所養兮錫以命服煇豸綉兮須以

紫誥煥龍光兮白頭無恙喜遭際兮逍遥容與益肆其樂兮山犍凌雲看弄我兮湖船載月擊空明兮方縱情詩酒以佚其老兮胡天不憖遺忽棄世而遐舉兮某等欣慕高風已有年兮訃音遠聞恫㥦心兮晨星落落悼先輩之凋喪兮千里一觴紛雪涕以霑襟兮䰟而有知來享此慚愧兮嗚呼哀哉尚饗

祭都御史盛公文

維年月日 姻生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遣男某等致祭于故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誅丈氷壑盛公之靈曰嗚呼我昔與公同婚巨族娣姒聯襟情親手足我以

拙隱公以才揚中閒契濶有如參商憶在先朝公嘗

爲角王批逆鱗權奸臏洛尋宰畿邑遂與方隅鋪張

太和崇除以數

天子曰嘻汝實良吏進貳秋官以肅邦紀廨未暇暖

東人告飢

帝曰汝宗汝往哺之公拜受命持節東行撫之摩之

東人以寧皇眷方隆公以疾遽作累章乞骸歸老林徑

振衣龍峯濯纓清泉正期晚歲與公周旋天胡不吊

公忽奄逝

天子震悼邦人殄瘁嗚呼哀哉葬紖將發哀挽先路

迅風淒悲頹景幽冥嗟我抱疾執紼靡由一觴遥奠淚泗交流尚饗

祭大司馬程公文

嗚呼天高地平五氣紀行交感旁暢而公實生惟公人豪不佞不阿山石可礪公氣弗磨拾遺赤闕謇謇匪躬忘捷摩上史魚之風天步中厄戎激交馳公時有言國計是毗繼參大藩遇綸則具羣臣怙刑落其角距剖斗折衡公政則平更拜稽首匪公曷生蓬婆之西山峩峩軺車南臨邊人哭歌乃陟元卿乃遷憲臣金節虎旂揚於海濱有狡有狂恃遠

茀條爰伐其謀海氛則銷

天子曰嘻公逖輔予以掌邦刑以詰邦旅我爲之埽

盜遵爲羣嘯呼風雲邊人嚬呻公實統師往正厥愆

殲其梟狼梟聞於天

天子曰噫唯公之休錫以崇階方叔是述翼翼南部

王業之基來贊元戎文恬武熙公來之初我實侍公

誘我掖我開其瞽聾息有處千花繞麾唯公退食

左琴右書我尋出守公亦退休龍章輝赫賁於晴洲

天胡不慭夢入九京訃音忽傳哀感平生詞林木萎

璧府星殞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匯匯深悲遠莫致之

託公鄉人致此哀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伯耻菴陳公文　焯字文楷閩人

維年月日致祭于故大方伯耻菴陳公之靈曰於戲惟公海嶽精英文章華横久執法於霜臺亦馳聲于岳牧高才未展一死何速惜澤止被乎一隅而位未登乎鈞軸嗔　北闕之恩光動西州之巷哭九京茫渺斷魂莫續此

聖主所以悼馬周之深而蒼天胡為奪楊綰之促豈造物之忌才抑蒼生之無福某等義忝斯文官叨末屬雖常陳情于一奠尚未展布乎心曲瞻靈車之下

臨紛雪涕以交揮聊申章以寄哀曷自知其煩瀆靈而有知鑒此悃愊嗚呼哀哉尚饗

祭方伯克菴陳公文 選字士賢臨海人

維年月日建昌府知府某等謹以牲醴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大方伯克菴陳公之靈曰嗚呼海嶽儲精公實挺生氷清玉潤渾然天成既豐其才亦充其學不矜不盈如泉溥溥𣸣停演迤大放厥辭天葩雲錦五色繽紛擢髙步南宫列官侍從封章日聞有直有諷遷董學政乃廵邦畿百年文運赤手起之尋擢外臺駛閩益著有奸弗絛落其角距彭蠡之墟其俗奸驕鋤

之耨之嚣訟以銷遂陜大潘遂鋪大和喔枯四生民

乃咲歌

帝眷有加謂公可倚方期柄用公竟郁起台星夜拆

俄晦其光居民巷哭雪涕其滂彼蒼者天奪公胡速

嗟我下僚追慕彌篤哭公頌公匪私匪阿高才零替

傷如之何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孟起文

維年月日忝眷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故孟起

遺閒姨丈之靈曰嗚呼昔我與子同婚沈氏我長子

幼情若昆弟婦翁嬉嬉謂女秉龍氷清玉潤言咲攸

同于㛮朱㷲服於家政內外斬斬如網挈領世彼紛披赤手獨支剷磨垢膩虔親若夷外睦鄉閭內和宗族禁奢華靡儉恭是篤我官於外子隱於鄉中閨絜瀾若參與商天禍婦宗蓋室奄棄悲動旁人羣生同氣彼頑不仁曰惟鴟梟逐我螟蛉爰覆其巢子起大言我實半子既翦其角亦披其勢彼昏當路如鑑棲麈抑善扶奸子杜弗伸子勞我逸我實予愧愿借上方斬此大憝烏紗綠鬓方適其間陶情詩酒放跡湖山天胡不仁奪于吳早有息幼無親亦無老子尚在殯我遭南歸撫棺一慟老淚沾衣　王事在躬不遑

執紼賁以寄哀慰此存没靈而有知庶幾来格

尚饗

復竹茶爐疏

織竹為爐自是山房舊物燒松煮雪久為衲子珍藏移來蕭洒數竿秋製就玲瓏一團玉不銹不琢非石非金鮮煮山中第二泉慣烹天上小團月可愛清奇手段相傳淡泊家風冰雪清姿豈受緇塵點污歲寒貞節何妨刼火焚燒羅屋無人伴我同行木上座蘭閣尊寵㗎他無語竹夫人曾遭蘇内翰之賞憐已分竟將軍之擯棄正結三生因果那堪一墮塵緣我佛

原缺

家門戶雖深彼閣世風波未穩灰殘火冷鶴怨猿驚
渴心豈解談禪塵想何由悟佛恭惟東道大檀越雄
令代福種前生炙鳳烹麟自是千金翠釜櫛風沐雨
何消一個錫鑪恐羞帳底金縷衣難侶筵前碧玉碗
願發普門仁賢之善念請着西方老子之面皮重譜
福地本根再布心田利益茲廣長舌期聽兩耳之松
風沃清淨心看倒一甌之茗雪

五峯遺稿卷之二十三

附録詩

送武昌太守秦君

符虎榮分向武昌政聲遠近久傳揚滄江水濶增春雨黃鶴樓高帶夕陽楚地名城稱岳鄂漢家循吏説龔黃薰風奏罷金鑾殿行見超遷荷 寵光

錢塘倪謙 南京禮部尚書 謚文僖

聖朝撫字重循良之子遥膺拜 寵光傾峽雄才留粉署出麾手来上黃堂三山別酒斟明月五馬分符踏曉霜料擬牛刀知小試還期鳴珮佐陶唐

新安程信南京兵部尚書 謚襄毅

慶錫山秦方伯壽六十

君生美材質宜當梁棟施登科甚從仕奮志遭明時陞官至方伯志操恒弗移字民宣帝澤煒煒清名馳何爲慕閭里遽動尊鱸思南歸卧林壑俗事忘拳㮣春花共秋月賞玩無窮期今年届六十精采世所奇蘭紅寄豐臉桂綠留修眉華堂讌祥瑞子姓呈斑衣佳筵列殽饌賓客傾瓊卮良辰現南極星燦光陸離祝公壽悠久松柏相與夷嵩哉三逕閒日沐

天恩滋桑田滄海幾更變蟠桃核積崑崙崥

雲間張鎣南京刑部尚書

節屆端陽二日前禮文秩秩盛筵賓𫘧乘時曾際風雲會來歲重逢癸丑年共羡高門賢父子均為陸地散神仙酒酣仍著斑衣舞笑插榴花滿鬢邊

江浦張瑄南京刑部尚書

近聞龍山別墅中有五峯草堂天全亭皆據有形勝而執事日遊憩其間意甚愜適僕欣羡焉未緣一造以少陪觴詠之樂因各為詩一首錄似左右為後會張本

草堂不讓浣花溪峯與匡廬五老齊綠野一區新結
搆丹崖百丈舊攀躋簷當虛處留雲宿山更幽時聽
鳥啼此境未容成獨樂玉壺春酒會須携

富貴誰云不在天也知名節待人全策勲已分垂當
世投劾何須到引年
紫誥推恩親壽考青雲接武子才賢老子亦是休休
者可許相從寄數椽

晉陵王僎 南京吏部尚書 謚文肅

送中齋秦先生載任建昌

論詩不共掖垣居報別空牋禮意疎廿載相聞非故

舊兩邦佳政盡詩書多才且更移南郡幽事那論是
外除來往雲龍生潤色閑門真覺似枯魚

太倉陸釴 太常寺少卿

盱江風氣最和平太守才華玉雪清春滿鳳城無吏
擾香凝燕寢有詩成桑麻徧野膏腴地燈火通宵絃
頌聲預拂麻姑山上石循良待刻使君名

泰和羅璟 南京國子祭酒

仕路相逢說建昌更無烽燧秪耕桑不勞車馬供迎
送況有山川屬主張幾日尚懷佳客話一麾真領使
君章方州亦是鸞棲地終見長才起廟廊

長沙李東陽 少師吏部尚書謚文正

早於文字托心知何事相逢獨後時秋雨一庭方對酒暮山千里又分岐官宜重地行非遠民候先聲到恐遲見說盱江山水郡未應勤事廢題詩

新喻傅瀚 [illegible] 禮部尚書

蚤年文苑占詩名再握麟符出 玉京桑梓滿門無錫路詩書比屋建昌城雲籠丹井泉應煖秋染盱江露最清寄語蒼生休借寇九金神咒待調羹

三山林瀚 南京吏部尚書

高梧積雨報秋還兩日新晴送客時琴鶴在舟長是

伴江山迎路揔堪詩陽關聊共歌三疊南斗惟應見一麾河潤定知千里外餘波兼慰武昌思

姚江謝遷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玉河西畔訪韓荆五馬翩翩已出城漫刺未能酬我願短章聊復贈君行洞庭桑落清霜冷盱水煙消霽月明千里侯封應卧治南州草木久知名

四明楊守阯南京吏部尚書

武昌治郡久知名媿我無緣一識荆千里樹雲空極目滿囊詩卷獨留情西江又見分符去東郭還期倒屣迎賢相古來多牧守早為霖雨慰蒼生

淳安商良臣翰林院編脩

京塵漠漠愛樓居卧看天街雨脚疎詩擬前人知可
到史脩循吏許誰書倘閑東閣應先入暫守西江亦
美除試向新民詩舊政三年化及武昌魚

長洲吳寬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謚文定

昔年　丹詔表循良再剖麟符守建昌佳績尚看歸
史筆高懷端合付詩章香清燕寢文書靜雨過齋廬
枕簟涼我是當時同薦者楚江爭似別情長

琴川李傑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武昌重領建昌符邵珪五馬乘秋出上都行色一囊詩

卷當簡陸離心千里錦帆俱麻姑清冽泉堪飲 注 縣武
荒涼地欲無江漢悠悠公道在 簡 節名當不愧前途
注
郡侯才藻麗清秋 簡 霄漢名齊五鳳樓 綸命早從
前日下 注 衣襦重為遠人憂桑陰露冕看行縣 簡 花
裡晨衙想到州台鳥由來多起外 注 賢勞安得久承
流 簡
十日長安雨歷門 注 宦情迢遞此離尊西風雙櫂寒
蘋水 簡 落日孤砧野樹村白鶴清琴行李薄 注 赤符
高蓋典刑存錦衣兼有趨庭樂 簡 行著忠良答

主恩桂

宦游長到漢江西蘭白舫青簾路不迷出郭兒童騎竹馬桂度關旌節候晨鷄郡多山水真仙吏蘭地足耕桑豈遠黎重寄還齊二千石桂捴將新政入新題

蘭

奉和留別嚴韻二首

宦游偏愛故鄉還況是椿庭未老顔歸路已知榮晝錦離莚何用唱陽關青憐劍浦霜前草翠見吳江雨後山莫道此行容易事幾人歸目斷雲閒

泮水交游豈偶然半生高義擬終全閩藩作宦憐同

志江夏逢君憶往年乘興有詩留別後多情無計挽

歸前獨懸倚馬才偏拙和就陽春月滿船

華容劉大夏兵部尚書謚忠宣

辱詩獎與過當令人悚灰謹步嚴韻奉答兼

求教益病眼不能細書幸恕草草

使君清鑒徹秋毫誤識山雞比鳳毛閉戶吟篇慙我

拙入門下馬讓公豪文章竟作雕虫技歲月能消繼

晷膏見說詩壇高數仞空將目力送劉曹

右詩兼東東魯邵先生蓋此詩實自東魯始

無亦使之無和也

長沙李東陽

江湖姓字十年期雅韻清懷衆所知念我故非萍水會嚮君真重竹林思郎官歲久猶為郡刺史名高不在詩南國秪今何處是甘棠春老有新枝

武昌守蔡君廷韶鐸叔父寶慶先生南都時僚友也別之幾十年一見道殷勤如疇昔斯文之雅蓋如是茲復以考績還武昌其行也予不能無情焉遍用寫此詩云乎哉

天台謝鐸 禮部侍郎謚文肅

登天全亭寫意録呈求教幸不以鄙俚各筆

削也

未老封章便乞歸錫山深處避塵埃豈應綠野終忘世自是蒼天暫惜才一水繞亭澄俗慮九峯排闥送青來登臨欲賦無佳句還倩　先生大筆裁

華容劉大夏

鳳凰臺上題詩去鸚鵡洲前建節行四海山川佳麗地六年江漢別離情悠悠繞夢塵隨馬漠漠春陰雨帶城好種甘棠三百樹他時留詠漢公卿

成化壬辰予識秦君廷韶于南曹屬不鄙予既北歸而君有武昌之

命聲稱翕然茲報政　京師行且歸謂武昌
予舊游而於君又有夙昔之雅因以小詩奉
贈且以期諸他日云

李東陽

奉和

留別擬韻用博一粲

符竹分來便欲東月河蹔喜一尊同評高月旦寧須
我憂在閭閻孰與公去路春聲隨鼓戟離堂秋思感
萍蓬清時拔擢多公論鵬將看乘萬里風

新喻傅瀚

俸讀瀛洲詞五章。辭旨清麗。顧僕何敢當此溢美也。謹賡韻作榮陰曲五闋。稍致緇衣之心耳。一覽幸甚

漫問何必羡登瀛。論爲當年動九卿。乞盡春風歸覲日。御屏親識舊題名

一路民和吏亦清。承宣誰是濟時英。漢家良牧眞難得。祇有文翁政最平

漢上行春五馬遲。甘棠千里足繁枝。離離黃鶴山頭石。好與州人刻頌詞

讀書臺下薦春醪。海上今誰可釣鼇。心憶風雲少年

日詩成曾奪 賜餘袍

託根桃李嘆江梅憑藉東風緩緩開賞可調羹花寄遠清貞終不是凡才

毘陵陸簡 詹事府詹事

胸儲五色爛成章百鳥群中孤鳳皇仙籍舊題蟾窟字 恩袍新染御爐香功名志必垂當代富貴人宜返故鄉寄謝南湖賢父子草堂從此亦增光

余友錫山秦景美高士猶子廷韶擢進士科且登省蜺因贈詩併寓意焉 士云

晉陵王偁

武昌太守行一首送錫山秦君廷韶考滿南還

巍巍武昌城側立江漢隅中有太守專城居太守北來江水寒正直不受行路難太守南歸春已老一道懽聲動魚鳥武昌城中官長多能事不受相撝訶歲歲足魚米父老歌逶迤人言太守能賦詩太守不似元微之江城坐治已閒暇一篇往往傳 京師古來儒吏亦何有今見風流武昌守相逢一别會何時目送飛鴻過樊口

新安程敏政

公在龍山我定山尋僧雨寺一般閒短筇瘦石蒼峰頂清思香茶活水閒自古山林誰有此人間富貴是何關三年記得詩曾去不見梅花一句還

定山莊杲翰林院檢討

承以三詩見投感荷感荷謹步韻爲謝運斤成風自郢人能事也但望弗遺餘力耳

蕭條公館枕山坡寫宿欣逢五馬過詩筆舊時看歷卷波鋒今夕聽懸河客途增重皇華節行色初妝白雪歌幾度臨風發清詠瑯琅難報欲如何

聯鑾巡行屬莫秋出塵標格見風流長蘇已壓三湘
勝小范光紓一郡憂吊古青山時命駕懷君明月数
登樓雲萍邂逅成知己添得離情楚水頭

風度清無比塵囂杳不侵聯言忘驛遠欵酌及更深
共起山中興還懷澤畔吟明朗隔雲樹冰雪憶同襟

司馬望 福建副使

謹步嚴韻粗成二律奉去改教幸不見棄是

荷

帝竹重分過楚東使君清望許誰同風行漢水隨年
遠春到盱江着物公朱轂轅壓秋渺渺畫船撾鼓曉

蓬蓬

天邊冠蓋頻翹首好把佳音寄便鴻

追隨仙佩小橋東古寺行吟浩與同游宦十年眞是

客振衣千里欲從公眼看歲月如奔轂身在乾坤類

轉蓬堂上老親雙白髮鄉心何限望來鴻

盱江張昇禮部尚書

陪秦中齋沈石田史西村虎立行樂次韻一

首

雲岩佳絶處畫景淡還濃香積厨中饌寒流石上松

煙霞秋色寂樓閣路重重爲問東林社他年或我容

長洲李應禎 南京太僕寺少卿

虎丘寺裡相逢處柳辨花嬌路不分澤畔紉蘭爲雜佩壁間剜蘚讀遺文清吟羨得江山助老嬾思將筆硯焚曉漱餘酣泉上玄鶴家煙火隔松雲五爲遊行徧追隨興頗濃春和入被水山靜鶴巢松夾道花枝亂懸鐙塔影重酒栝仍茗盌還許着塵容

松陵史鑑

青山最近城西路城市山林向此分流水鳴禽眞作樂落花芳草自成文前朝陵墓今重弔刼火樓臺舊幾焚爲報使君須一宿老僧先拂石牀雲

冉冉春日落登登遊興濃流雲過脩竹靈籟發高松
沉酒池偏曲留人山故重使君歸捧詣一宿不能容

辛丑歲三月五日與李兵部史明古秦武昌
登虎丘酌春谷方丈武昌有二詩記遊兵部
明古及予皆和之酒半武昌尊人傳其封
詔還至遂夜發明日推予爲圖連書諸作以
寄

沈周

縉雲郎署錦袍仙路指南都興浩然雙鳳闕前花作
陣九龍山下柳如煙祀親邀壽尊連海報

主孤忠劍倚天解后休文煩寄語相思人在玉洞邊

秦夏官廷部之南京任且得便道歸九龍山省親余素欽辭翰敏妙[illegible]不敢草草贈言不吾友李瑞卿乃出四韻邀賦徙勉書此併致意于地官沈時勝見不忘別後之私耳倘吾鄉諸先達目及尚乖改教焉

華亭張捬　南安知府

一尊同醉水心亭笑看龍山淑座青却恨當時容易別只今離思在滄濵

蘭亭居士在閩海之不波亭題寄平生契友人

廷部大方伯

司馬亟

鄙詩一首奉寄　廷部太守嘉契知己卯由

向往之私伏希垂教幸甚

俗子推不去可人招未來舉杯對鍾山暢然開我懷

山色隨杯酒一酌清肝脾再酌毛骨醒三酌身世遺

松風如有情故故吹我衣楊花澹相慰當窗吐冰姿

悟此忘言趣任真復何疑俯仰良自得寧獻知音俗卿

項顒　刑部郎中

辱與東書聯句見貺依韻奉答三首方惜

力東書不及另書草爲傳致同加鄴正病[illegible]

草草

日長秋館罷揮毫自在閒庭淡麈至忽有詞章傳一妙敢將名姓託三豪心清乍可鳴金鐵肺病何曰澈王骨身欲奮飛無兩翮始知塵路隔仙書兩雄酣戰擁霜毫忽遣吟髭作蝟毛筆陣忽驚飛鳥變詩場不數鬪雞豪君才定許慓誰奪我快猶堪數未肯閒道合從詠未已鼎分何敢望孫書

目病不能作陪客蓮花詩不敢更和恐爲稽緩所縫也壺觴別期之說惟東書善自圖之

李東陽

送夏官主事秦君廷韶還南京

錫山詩社重南州中有奇才秦少游美價連城真趙璧神光貫斗舊吳鉤春風催起登金榜夜雨相逢倒玉舟莫說明朝分別事天涯獨客正多愁

望明頻倚仲宣樓況復吟詩道舊遊彩筆錦箋空寫恨紅亭畫燭不知愁夢回落月聲聲夜興入西風雁影秋若見玉堂王學士為言重理釣魚鉤

張詡

梶龍舞風四月寒荷露瀉翠珠滴滴秦君別我南臺

去相隨恨乏雙飛翰少年射策金鑾殿宮花先插瓊
林宴于今拜
命撂雲司利器盤根當自見南臺東望錫山城便道
還家兩日程縱有黃金高北斗不及雙親一笑迎
廷部之官
南京賦此贈之一以賀其得以拜家慶之樂
也
澄江卞榮户部郎中
治齋持示間居感興高作次韵奉和不足以
綮雅志也

有毁或無毁有譽或不虞仕路分南北泣下非楊朱
人心能自保九衰亦安居錫山翠如削此地真吾廬
漢臣獻忠謀朝衣蒙首領惜哉晁氏危我負非孝景
物望歸謝安世務識王猛出處非其時中心亦當省
侏儒僅三尺強傍高墻窺不見室家好妄論非所宜
宣尼若歸魯其行肯遲遲西江水清澈照影無忸怩
遊矣柴桑翁千載不可作載歌歸去來上下仍立登
人情信寡諧天命真足樂望望梅里煙人家滿村落

吳寬

送武昌太守秦公廷韶復任

隼旟延駐漢江濱江草江花幾度春蘇子堂空還有月庾公樓在却無塵九天雨露隨歸馬七澤波濤縱涸鱗會築沙堤迎太守漢廷黃霸是何人

予與秦武昌久别而暫會情緒萬端悉欲見之詩句乃怯其所長舉筆輙沮姑以此塞白云耳春郊别意之作具於他卷併以求教毋曰持布鼓而過雷門多見不知量也

張弼

寄武昌太守秦廷韶

老守題詩寄少游天涯幾度斷鴻秋丹心自許乾坤
識白髮誰憐歲月流蓴菜關情千里外杜鵑驚夢五
更頭章江北注雲南去獨倚斜陽江漢樓

弼

別後恨不能時過使寓問湯藥不勝離合憂
懽之感曰成長歌一章用寓鄙懷并以近作
塡紙尾奉上求正幸少垂清覽用遣悶中寂
寞

閩藩僻在炎海濱
皇朝立政命八臣南畿人物一何盛同時分席有五

入董公巍然位方伯陳公泰公炎贊畫蔡公亦是傑
出才顧我何人忝聯席公餘幾度閒話舊深夜燈前
飲春酒滿堂歡笑盡吳音未覺身居客中久每憐此
會非人力願竭丹衷同報
國誰期公竟抱微痾三月閉門猶未出公身磊落七
尺長亂髯如戟雙瞳光平生作詩幾千首出入兩晉
遍盛唐初官郎署尋出守德政歡騰萬人口此心端
不愧蒼天此疾吾知未宜有人生昔似天邊月纔到
滿時俄又缺古來賢者有艱危況復遠途多宦別董
公入

覲將北征陳公奉使仍南行葉公久駐上杭節同宮落落如晨星諸州歲早皆多事文值秋闈當取士大盤兮欲背老成伏櫪誰令困良驥秋風入戶高堂凉餘暑漸退筋骨強何由石鼎便匆藥青雲携手同翺翔

宜興沈暉南京工部侍郎

七年阻覲秦公面一日離城忽相見須鬢比舊人許長容顏不受氷霜變自言官滿出湖湘便道歸寧過鄉縣久稟王事昔奔馳未畢親懽殊眷戀我思予行良亦勞慈予張鐙設芳讌冊車涉歷未幾時紀行便有詩盈卷

奇姿異態雲雋霏意到語精金百鍊氣酣欲摩大將壘望見旗幟心先顫乃知君才百倍不餘子瑣瑣何足羨此時春光已過半細柳新鶯草葱蒨欲領西山作勝遊大宇不媿乘韋先蹉跎許事終失期君亦多多理歸傳謝思同在南京日選勝尋幽行略徧鍾山近接氣成龍大江遠望流如線招呼沈約與項斯不醉仙家即僧院舊遊回首今渺茫驚嘆流光去如電每思知己仍合并長不相離珠在弗項先君去沈行来一似春鴻避秋燕中年况復厭別離何日還當論纏綣武昌雄偉天下無使君才略超群彥

天子搜能下璽書六臣迭擬相推薦我時萬一尚留
中結綬陪趨
奉天殿
廷詔之來不久即別長句抒懷深覺燕陋他
日為時賜誦之其時之憶廷詔又如今日之
憶文祥也交游會合不常臨紙慨然

李應禎

城南去客為誰留覧半日禪宮亦勝遊遷海內交期
吳楚齊傑天涯行色古今愁泳幽名園授簡憐才拙覧
列郡分符荷

寵優遷此地不堪頻送別傑碧雲紅樹晚悠悠永齡
綠陰清晝鎖禪扉傑塵土無緣上客衣永齡爽氣入林
新雨霽寬秋聲當坐午風微遷東郊落日朱轓駐傑
南浦晴波彩鷁飛永齡千里莫便為郡樂珪早從霄漢
候遥歸傑

野寺陪君一解驂珪劇吟豪飲未成酣永齡人緣宦業
輕離索古路舊親庭便旨甘傑楚國山川歸品裁杲
商家霖雨待沾涵寬郡齋風月應多暇珪不忘青雲
此盍簪簡
宦游同際

聖明時 簡 慷慨臨風柳一枝 達 遠道須眷囊有劍 永齡
多才何可坐無詩 瀚 山川並吞三年化 璟 江海音塵
萬里思 簡 瑚璉終宜置清廟 傑 紛紛俗吏竟何為 寬
宿雨初妝秋日明 璟
鳳城煙樹有鷄聲 簡 坐分竹寺奚囊在 瀚 醉覺松溪
步履輕 昇 廢井又驚寒葉墮 璟 舊山遙見碧雲橫 簡
潁川不久行黃霸 瀚 前席何時副盛名 昇
朝回驅馬出城東 瀚 逶容尋詩逸興同 璟 萬里晴光
籠野色 昇 一襟涼思引溪風 簡 青雲意氣江湖外 瀚
白璧情懷道誼中 璟 應念吾肝凝望久 昇 早看旌旆

逐秋鴻 簡

情別無忘為道心 簡 詞林交誼重南金 昇 乾坤萬里蒼生念 璟 江海三年白雪吟 瀚 客夢漸隨秋色遠 簡 恩波行與歲華深 昇 清風濯盡南州暑 璟 贏取甘棠滿樹陰 瀚

馬頭山色遠青青 昇 携酒重來水上亭 瀚 思入秋空雙眼豁 簡 坐臨寒砌宿酲醒 璟 繞簷霜葉濃於染 昇 隔塢煙扉靜不扃 瀚 濤酒離筵是高會 簡 山公皂蓋暫須傾 璟

是日出餞 中齋太守予與李侍講傑謝修

撰遷郡員外珪暨其郡人翟進士永齡呂進士

自後至復得此數首而羅傅陸張諸公更以

餘興助之併錄歸行囊云

吳寬

送君多在社中筵珪　爾耳亭中亦偶然東陽　玉瓮提觴

桑落酒珪　彩毫同賦竹枝篇東陽　已判樂事萍蓬外珪

又感流光鬓髮前東陽　聞說郡齋山樹裡珪　可無公事

惱高眠東陽

可人相過本無期東陽　此池神交事亦奇珪　門巷尚能

容五馬東陽　庭空聊共倒篋鴟珪　冰盤忽送秋桃至東陽

露棚頻隨晚樹移注誤聽西隣作吳語東陽隣有蘄人東昏
侯吏報還遲注
回君偶憶惠山泉注獨買官河八月船東陽十載塵纓
隨汗浸兩宵詩話許留連東陽清才已辨棠陰訟注禱
賞還疑石上緣東陽此日清風江右路注有人騎竹使
君前東陽
城上風高五馬鳴東陽憐君又載一琴行注天空碧海
雲俱盡東陽秋入澄江月更明注老去王人詩骨瘦東陽
舞餘豪客劍心平麻姑仙酒三千斛東陽注誰遣東坡洗
破觥注

建昌將行期與東膚過我東膚至相與聯句待之詩成而建昌不至遣吏候之知在馬中舍小燕明日遂行竟不及見而別因附此詩于贈行卷末以識意云

李東陽

春郊別意

東郊物色近何如碧草春風入望初五馬韜辭天上侶一官眞食武昌魚相過白社情偏舊回首青霄業未疎去去莫教成遠夢好憑江鴈寄來書

平湖屠勳

又

廿年前時識少游金陵陌上插花秋彈冠策馬仕兩京山川隔面成阻脩闕下相逢廿年後妙譽清顏武昌守遺我雲間沈仲書故人才思共翩翩如雞鳴參嵌家塗鑾殿鶯囀催還皂蓋車燕南樹色綠於酒春思仍牽鄴城柳祖道誰夸五七言使君自有三千首郤吳入侍名許齊且看竹馬金沙堤南樓起望長安日漫和春郊送別題

太倉張泰

又

與君同發鮮猶聽鹿鳴絃官路差遲外風花去住前
諸侯非不貴勲業正堪憐歸去南樓月秋来幾見圓

陸釴

伏蒙賜示山庄夜話詩謹奉和繕稿呈上伏
乞賜覧幸甚

夜渡胥江月滿舡仰瞻北斗自忘眠感激垣使恩如
海拜千橋庄迹已遷犬馬情懷常恋主鳳麟人物共
推賢明朝拜别趨程去獨擁詩遙思悄然

盱江趙璽 前同知

五峯遺稿卷之二十四

附錄文

贈進士秦廷韶序

天順庚辰之春天下士會試禮闈餘三千人得與選而入奉大廷之對賜爲進士者一百五十人秦夔廷韶其一也廷韶常之無錫人宋淮海先生少游之後從兄弟四人皆勤問學能出新意爲文詞廷韶尤頴異爲元夫鉅儒之所推奬者挾所有與天下士角雌雄褎然出三千人之群以就一百五十人之列蓋亦難矣世之人因其難而共榮之歆慕嗟嘆以爲不可幾

及余竊以為士之榮者又有出此之外焉國朝法古之制取人非一途進士其最重者將試以大事而責以大效非為士之榮身之計也奈何誇靡者籍此以為聲貪冒者籍此以罔利聲與利既軋于中將無所不至而辱隨之若夫勵志飭行動以古人自期者棄聲利如棄唾洟漠然無絲髮顧藉意然猶不能不旅至于有司以取進士何也葢有可用之學遇可用之時巖棲谷處自蔽於蒿萊而絕世傲物之咎不可逃矣故雖不榮於進士而必進以進士建勳立節偉然為國名臣逈千百世之光非一時之榮也

詔奉命還家讀書以竢召用以余忝預校文之列求言以行余之言止於此矣歸而見盛君時望周君本澄皆余同年友也尚質之以為何如

莆田柯潛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

贈南京兵部主事秦君序

國朝兩京皆極天下之形勝金臺據三關以奠八極故其形雄偉而宏廓而又重以宸旒所御觀闕軒陛故雖有崇山茂林未足以成趣焉金陵阻淮帶江鍾山石城龍虎盤踞其形秀麗而蜿蜒而又益以名流所萃園圃錯布故雖有璇題玉英未易以奪志焉士

大夫遨遊於兩京間者或以軒冕為榮則溺近華要而謂金陵為落莫或以山水為樂則雅愛幽遠而謂金臺為陘突烏乎豈好尚異宜而遂爾忘輕重緩急之倫哉夫士大夫既仕而遊於兩京其所重者事君也仕而得祿其所急者養親也若夫軒冕外物山水之適余事爾胡為乎以彼易此哉故職在禁近則思獻納勉責任以樹立勳庸如是而聯青鶩華猶可也鄉或親存而得近地以便吾私而且職清務簡而因以寓情詩酒以一窮登臨之樂亦奚不可此吾所以於泰君廷韶之去而重有取也廷韶家在南畿其二親

皆在望而廷韶以名進士擢留京夏官車駕部主事其為務甚簡而親庭相距亦甚近吾知廷韶必急於迎養以羞甘旨承顏色而於侍養之暇則或携一二知己以相與尋幽覽勝於山巔水涯其所得亦多矣比予倦長閑侍讀以親老去官金陵與金陵諸賢亦為山水友結社賦詩廷韶有從於亦吾以其將去此而入社也豈忍離索近者或未克樹立就府以釋其服經而徒街悅於廷韶爾廷韶行矣予至亦亡身而附以營養吾親幸為我謝周公排酒壘開詩筵以俟右人兩雲西湖風月不如東華門外軟紅塵廷韶勉以是

活我

送南京武庫主事秦君考績還任序

晉陵王倎

無錫秦君廷韶自進士拜南京武庫主事三載于茲矣以其績上天官卿既奏最越明日辭丹陛下復之任京師士大夫凡與君者咸往餞之城南吾鄉蕭君維伯於是為武庫員外郎且屬予言以贈焉以謂君之仕也有三年而士讀詩書談禮義咸思出為世用然有得有不得而君之初仕去古人始仕之年尚餘一紀以窮理之學遵用賢之時而逆顧

肯如此其志之蚤遂一也仕者輒去父母離鄉國其
遠或至數千萬里必涉嶮踰將然後得一音耗不能
無內顧之憂若家在畿內相距甚密通行親在高堂
具無養親之奉也若可以朝夕知吾之安親也可以
慰朝夕其心之無以顧慮二也仕而居閒散地雖有
材禁不得施武庫則掌刷櫛所前例罪語禁及司兵
甲司戈盾弓矢織人纂人隸僕之屬而太僕群牧使
人環人之職兼得以教藝焉甚然是焉而優為之有
及三年而名遂將釋其材之當其用三也夫仕之早
懼戒儆之念愚忘是所以為吾幸也者適足以為不

幸也已額泰君之為人也以明敏詳慎者稱夫明則有所見敏則有所為詳慎則必無所怠忽持此以往進勲業於廊廟垂聲光於海宇為
國家得人之大幸皆自此而階耳夫豈徒一書最而已哉夫豈徒幸吾身而已哉泰君勉之毋蹈所謂幸不幸也請遂書為贈復往序

彭華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思

泰郊別意圖詩序

成化丁酉春三月朔武昌太守泰君廷韶既覲將歸鄉人考功郎陳君朝用率都邑名士若干人出祖于

崇文門東郊維時春陰初霽天氣清淑林巒競秀百
彙向榮而薊門之煙樹西北玉泉諸山歷歷在目畝
間耕者牧者游歌者道路東西驅者皞皞然若各有
適焉衆相顧極懽聚而言曰方

國家崇洽之日而又辰景在前追思先朝若西苑之
勝游勑氏南園讌集之盛一時衣冠文物望之偉然
可興而

君臣上下雍容一德維持調燮之功亦豈小補之也
今吾儕乘侍從之暇庶可登眺嘯詠暢一日之懷所
惜臨歧送遠不能遂忘離羣索居之情耳然吾儕及

廷韶各得以優游職務周旋文事於朋從之間而不廢其私亦可不思所自耶而忘報稱之哉廷韶瓌才清望出典名邦江漢之間譽言載道異時由陝藩臬入為卿佐可計日有吾儕尚相與黽勉樹立而竊附麗其後則凡所以俛仰今昔而不能忘情焉者又豈直流連光景歔欷乎離合去留之故而已乎詩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吾於廷韶俟之矣於是咸賦詩為廷韶別且祝焉考功君命善繪者為圖列詩下方謂簡於廷韶有世契也俾序之

毘陵陸簡

贈秦庫部知武昌府序

夫理出於天萬事存乎人事之所存理從之矣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人苟非逃空虛滅彝典與鳥獸者伍安所辭於世以自便哉蓋自古之聖人觀天察地裁成輔相經理封域井畫田畝又制禮樂刑政文字官府宮室衣服器皿食飲婚喪祭養燕享百度此人之事而理育具焉理非天不出事非人不行存乎人者所以奉乎天故工曰天工吏曰天吏命曰天命討曰天討世遠朴散人狠僞滋天不能使斯人常古聖人不能不與世推移故視會通制繁會約

絕靡於書契[illegible]質敬於周文王之事日益紛綜聖人嘗舉其要以制繁亦不聞嚴不繁而不治也何則分官授職舉賢選能事理之宜也

主上躬堯舜之道嗣漢唐宋之統地大物阜用廣事殷吾相為天下得人內之部院寺監外之藩臬府縣悉簡賢能俞受而敷施之吾友秦君廷韶登庚辰進士分司南京兵部武庫主事再陞郎中前又陞知湖廣武昌府事武昌□邇三司號繁劇廷韶工詞翰秉禮義人以清雅目之既去武昌或謂廷韶清廟之器使之周旋乎迎送承接之區毋乃違其情而左其用

乎予不謂然惟天下萬事皆吾分內況於天工人代

而受吾

君吾相之責雖簿書塡委政事米鹽吾知爲害以中乎理焉耳苟吾不當爲又將誰爲昔人自高者亦嘗以州縣之職爲徒勞人然非知道者言也知道者惟吾紫陽朱子于朱子每令學者盡人事不[illegible]其繫於乎廷詔從事斯語其進於聖人之道矣予以便道歸適

廷詔道便拜尊公修徵先生於家歸詩人范彥清隊

公懋章徵予序贈廷詔之官予時與諸賢觴九龍山中肩退爲書于楚石山房

華亭夏寅山東右布政使

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

使致仕秦公墓誌銘

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秦公既卒之又明年爲弘治丁巳歲二月十又二日其孤銳始克奉公柩葬于邑惠山聽松菴之南乃具里彥李舜明所述狀俾來請銘昔公之以徵恙去官吾黨縉紳之士咸爲之惋嘆而今則已矣其可以不文辭按狀公諱夔字廷韶姓秦氏別號中齋宋淮海先生少游之裔先生之子湛倅常州乃有籍于常生初乘高郵後遷於

錫至公六世祖瑞依墓以居遂爲錫人既而遷今所
居鳳光橋者公曾祖諱彥和諱季昇者公之祖以厚
德重於鄉以能詩名於時始封兵部主事進武昌府
知府諱旭者公之父其配殷封安人贈恭人者公之
母也公生數歲以穎敏稱武昌遣從楚府伴讀余李
概游卒業于東平知州劉趣遠之門學有造詣遂領
天順己卯京闈鄉薦登庚辰進士第奉
詔賜歸明年入朝拜南京兵部武庫主事進職方員
外郎擢武庫郎中成化壬辰出爲武昌知府以內
艱去服闋轉江西之建昌己巳擢福建右參政督在

告者適[illegible]丁未進江西右布政使遂以疾致仕此
公歷官[illegible]槩也公始筮仕勤勵弗懈有志事功其在
武庫即[illegible]發葦隸卒之冗者以杜請託迄今民受其惠
其在武昌地大政繁且藩臬所莅事恒掣肘公至首
除奸惡植良善興學課農積穀緩刑創養濟院定均
徭法一意愛民如恐不及巡撫都御史繁昌吳公采
新劉公前後至皆禮重公仍下其均徭法於列郡行
之嘗祀神至江滸見一婦仄按投沙中氣將絶頃之
少甦叩之則曰妾杭人柳氏隨夫商於外爲盜刼殺
將汙妾拒不從因投于此公即收置屏處蹤跡得盜

賓之法歸婦於其家傻人李昆寓長沙見陸氏女美而多貲乃百計求得之其族兄來赴秋試具愬于公公按正其罪女還陸氏由是巡撫兆按及藩臬之長交章疏公治行為湖南第一旋擢將行而公以憂去先是郡守百需皆取辦諸行以不酬直民用怨咨公乃閱帑藏之以贓罰名者為銀若干兩即散給市民歡動閭巷或曰公且去宜私其餘公怒斥之悉籍其數置故處乃歸民至攀轅不忍捨有徒均訟平之謡其在建昌民尤健訟公治之如武昌始皆懾服廣昌有何姓者與令有隙他民將訟令令疑之乃陰令人

首何罪惡寧捕得之論以極與其何挨訴于公公疑焉詢之人曰寃也乃逮首者詰之曰爾胡得厚誣平人吾固知非爾心也第以情言之否且得罪其人流涕吐實何遂免死古水彭伍二大姓相奏詰逮者百餘人歲久不決憲臬以屬公公擇曠地人相距數丈則立一木繫之使不得相耳語乃次第鞫之語或矛盾輙加考掠不旬日盡得其情獄成伏辜聞者快焉其治饒州獄亦然此公政績之著也公自幼嗜學於書無所不讀爲文章下筆累數百言滔滔無滯詩清麗有唐人風書法趙松雪景仰先哲所至考求遺跡脩

舉廢墜如武昌新張乖厓祠葺黃鶴樓建昌復李泰伯曾南豐祠皆措置有法役弗及民遇山川佳勝處登臨懷古形之賦詠尤多性剛直甚善善惡惡無所苟故平生所交游必清介有文之士待寮友一以信義處鄉黨遇族姻和而有禮平居簡約未嘗輕謁公府此公學行之優也性孝友以殷恭人弗及奉含歛每言及輒慟事武昌敬愛備至在金陵建昌皆迎就養及致政歸尚無恙乃作五峯草堂天全亭於九龍山下建隆壽堂於所居之坎隅日與二弟旦夕奉武昌游衍其間武昌喜談詩好登山臨水為樂每遇勝日

必延致醫人墨客觀奉杖屨以從鄉人榮之如是者數年及辛公哀毀踰節疾復作瀕殆乃勑二弟手索舊藁書惟以弗克躬襄大事爲恨言不及他此公孝友之實也其卒以弘治乙卯十二月十二日距生則宣德癸丑五月三日得壽六十有三而已所著中齋集若干卷藏于家配沈氏封安人進恭人子男一即鋭以發進士業爲邑庠生女五長適錢積次適陸合章過蘇次受楊泰華天恩聘孫男一曰灝初公既得吉壤茂林脩竹秀蔚而深窈心且樂之將營壽藏而未果至是鋭乃即其地營建塋域具如法式蓋踰年

而後成遂以葬焉惟公卓犖之才清粹之行勲名炳
炳方將追軼古人而弗及大施遽以疾沮豈造物者
亦有意於其間乎否耶嗚呼惜哉銘曰
惟貌之癯惟德之腴揚于天衢焯乎令譽其進也徐
雖蕃載居公望未渝公才有餘忽焉懸車公體之瘉
若彼龍駒扼于騑驂孰不欷歔公心則娛山水盤紆
以為親愉九龍之墟爰有幽廬檀美一隅惟公所湏
我其銘諸百世弗渝

錢塘倪岳 南京吏部尚書謚文毅

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

使致仕秦公神道碑銘

弘治乙卯冬十二月十有二日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致仕秦公卒于家斂政方抱病倚廬不及聞也公子銳函書遣使來新安請書其墓上之碑始克聞之旣啟書進使問狀知公居其先中憲之喪哀毀踰節杖莫能興暮歲而不起爲之悼嘆曰孝哉秦公諾銘焉而未成也斂政入

朝道錫山詢公尚在殯繫舟入弔又知其卜地在惠山聽松菴之南復往視其兆域銳使人尾舟言葬期迫矣敢速銘乃克敘之曰公諱夔字廷韶其先自淮

海遷錫山曾祖彥和祖季昇父旭封承德郎兵部主
事進中憲大夫武昌知府里人私謚貞靖先生凡世
德之詳具見其碑公生而俊穎不凡中憲奇愛之俾
從鄉先達游力學不倦以天順己卯舉于鄉庚辰舉
進士壬午授南京兵部武庫主事職思其憂上疏請
革冗隸以律會議者寢其遂大遷職方員外郎還
武庫選郎中一以公勤自勵先尚書襄毅公器之每
有推薦輒留以自輔成化壬辰始進擢武昌知府武
昌楚封國而中外重臣及三司治所咸在焉地大事
殷守多以煩難能公上承下御動中肯綮郡政秩然而

均徭法盡一元善巡撫都御史為下之列稱嘗夜出
祀神過麓婦于江濟訊知為商婦柳氏被劫不汙者
力捕誅盗而歸之以公務過長沙出良家子陸氏于
娼籍人稱為神明部使者交章上其治行為湖南第
一
詔予誥晉階將府除命而公丁母恭人殷氏憂先是
郡百需取辦于市緩其償人多怨咨公出官帑銀給
之而籍封其餘乃廚廉聲流聞民攀送不忍釋有役
均訟平之謠服除改建昌江右民故譁于訟公鋤奸
植良人大懾服廣昌令疑何甲將訐已唆某乙誣首

之坐重辟公覺其寃詰之乙吐實甲得不死吉安彭
伍二大姓訟累歲株連百餘人公承勘俾辦立以次
隊不得相耳語事不旬日而決由是他郡獄難讞者
亦多委公乙巳遷福建右參政忽遘疾視事僅十有
八日丁未還公江西進右布政使遂以疾致仕聞者
無不惜其用之弗究云公里居疾少間與二弟旦夷
友于家中處備至凡佳辰勝地必致老人所好者操
几杖侍行中處樂之日是吾事我公疾革無他言惟
呼筆作書以弗克襄事爲恨公風采秀出襟宇消灑
若不可以塵事涴者然曹務叢委部決無滞遺公議

侃侃直言無婀娿之態宦轍所至必表章先哲宗風其士人在武昌新張乖厓祠建昌復李泰伯曾南豐二祠其志尚可考而見也中憲以淮海後人力紹其詩公自幼齡即工賦詠清麗豐蔚由二秦以趨盛唐不名一家至其博覽群籍發爲文章亦條暢雅馴可誦而博也所著中齋集若干卷公壽六十有三配沈氏封恭人子男一曰銳儒學生女五適錢稷陸令蕃過轅在室者許聘楊泰華天恩孫男一始中憲之没也公不遠千里請予銘不二年銘公公婿陸令蕃詹壽簡之子也詹事與公交莫逆而父子亦相繼不祿

噫何冥冥者於蒼頻摧折若此歲華逾邁老泪交頤誠不忍執筆而道家契分非一日也銘可得辭乎泪公以孝終而可以無書乎銘曰

謂公弗顯公位方伯謂公顯矣美疢中尼黎顯邪顯公亦何心遂厲司馬奉我官箴二牧所臨民孔懷矣嘅彼兩藩弗播于指政與則有詩宗亦昌善與政通厥聲肆揚不斃截經乃伏苫塊孰識公心不亡者在惠山之陽有石有泉公營其間式歸其全太史刻辭一諾非簡孝哉秦公孰與其顯

新安程敏政

中奉大夫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

使秦公傳

秦公無錫人也名夔字廷韶別號中齋宋淮海先生少游之裔父景暘以能詩閒封兵部主事進封[illegible]知府公知府時嘗奉祀事至江滸泖中得一婦人言幾絕公異而釋其縛甦而詢之泣曰妾杭人柳[illegible]夫商過盜于途殺夫困汙妾妾不能從以至於此公為之惻然携至屏處蹤跡得盜寘之法而婦獲還長泖陸氏女美而多貲娼家子李昆見而圖之竟以假託門闌得已仍令為娼其族兄秋試來見之訴公所

之逮李正其罪還其女于其兄從改知建昌屬邑癥
昌令以私隙疑民何姓者將致訂陰令人妄發其奸
論以極典獄成而其族訴之公詰之盡得其實而何
得復生按察以其能辯疑獄檄之吉永新彭伍大訟
蓋逮者百人已積歲矣公擇曠地距數丈立二木數
其人各繫之使不得相耳語次第鞫之人自為言公
曰吾得其情矣曲直遂決聞者稱神明焉其他政大
率稱是若武昌均徭之法又作則於他郡者用是撫
按藩臬交章跡其治行為湖南第一而獲封其父蓋
特典也滿知府考遷福建右參政嘗卧疾者三月而

善聞之在人者咸以不盡其用為歎踰年遷江西右
布政使
朝野方大有所屬而公遂以疾致仕至于今知公者
咸惜之歸十年遭父喪以哀毀卒所著有中齋集藏
于家子銳邑庠生善事其母能卓立大有志於問學
蓋其家法然也
論曰予遊錫山凡邑之彥碩耆英皆得事之而公又
其表表者卒方越歲耳而弗獲一拜顏範每以為恨
嘗獲從公群從遊得其弟旦奭二孝子述公致政歸
時掛堂九龍山下日奉武昌府君以逍其閒或勝日

登高泛澄必携杖屨以侍而所致必聯人韻士倡和盈帙有以想見公之風度又嘗於卷帙間獲見其遺墨清勁類趙松雪其文章雄贍欲自列於古人其詩流麗有唐人風與武昌府君之作並傳未始不歎其家學之盛也又嘗聞其偕張乖崖祠黃鶴樓於武昌復李泰伯曾南豐祠於建昌自兵部出四易官轍而所至名勝必有登臨題詠之迹若灑灑然無意于事事者然其始登進士第拜南京兵部武庫主事即抗疏裁諸司之冗隸乃覈私貢諛者所深利而不肯為者也蓋已有志於超拔儕輩矣及守二大府政績

卓卓可錄又有若是者是何其銳也然陟至藩長勳名方并有識者孰不知其為公卿師保之階而忽脫然以歸若釋重負以自遂其遂又何其潛也世稱天下無全人若公者進之孔氏殆幾於成人之列乎予與銳登公之隴而弔焉懼無以致吾私拾其大者為之傳若其詳具在官保倪太宰公所誌者略不著云

華亭錢福翰林修撰

大方伯中齋秦公像賛

此畫史追寫中齋秦公之真也是雖得其巖巖磊落之象而未盡其英邁超逸之神即或近之而其方寸

之地所以發爲葩藻運爲經綸者固不若聽其言觀其行者之爲親也烏乎安得九原起斯人哉

邑人邵寶

武昌府名宦祠告文

維

某年月日武昌府知府沈暕敢昭告于

江西右布政使前武昌府知府秦公曰

維公昭代人豪武昌賢守化演江南澤孚黔首庸協輿情式登俎豆緬思儀刑景仰罔後謹

告

刻五峯遺稿後序

五峯遺稿者何吾從父中齋先生之所著也曰五峯者何志是稿所自出也曰遺者何目是稿若衣鉢也古之遺後者多矣先生是

遺者善所寓也是稿詩與
文凡若干篇金弗敢評其
跨李追杜襲韓超柳著避
親親也藏而刻之者吾從
弟銳從兄鎰志弗忘也粥
[illegible]者何殘膏賸馥啓我後

人者世澤溥矣何可弗永其傳也金嘗私志之曰遺善若貫樹名若墉貫失價則窮墉壞基則仆若是稿者其貫之堇夫價墉之厚其基矣乎夫人豈頹者壽

也至耀着達也光呈僅享
下壽位方伯而齋志以歿
天若限量之者然茲二者
非可恃以久遠也可恃以
久遠者非是稿奚託焉夫
蓄其有曰善長其善曰名

善非外飾名非倖取是稿所存善與名俱也昭善垂名謂之君子故善弗朽也名弗晦也若夫永先人之遺墨發潛德之幽光者孝也銳等廣是手澤罔敢廢

隆謂之孝非邪金於是忘其固陋庸書末簡以識吾私云

嘉靖改元春正月上浣

正議大夫資治尹戶部左

侍郎前奉

勑巡撫湖廣兼賛理軍務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姪

金謹序

跋五峯遺藁後

東坡曰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古人論文不貴于多而貴于精也如此綬讀秦中齋老先生五峯遺藁不能不致嘅于往昔也成化癸巳公守武昌綬嘗望公衍騶魚魚雅雅及見公貌嶷然如山如河粹然如金如玉形于外者如此其中何可量哉綬時童子亦罔多知壯而

詢于父兄父兄曰子不知也公有清白之操有正大之情其恩澤在田野其禮義在學校其公論則在于匹夫匹婦之口也綬謹識之亦嘗與士夫道之正德乙亥公從子大中丞鳳山先生以節鉞涖吾省一日綬晉謁出此藁見示懷歸懸燈夜讀數過犁然當心處欲贅數語而首序少司徒邵二泉先生巳有評品

二泉公鄉人知公尤深其論不可易矣中間謂公平生所作多不留稾今存者什之四三耳嗚呼公之可傳者豈徒文邪古之傳世者雖不可悉數而其大較皆名世之士內有道德之藴外有功業之隆不恃夫可傳之文而恃夫可傳之人也其人果可傳則片紙隻字重如拱璧使其無可傳則積案盈箱皆唾去之

瀞核耳何足貴哉考公遺藁自瑞鳥賦已下記序銘詩凡若干首視伯倫一頌不啻倍蓰矣且倫之頌專陳酒德不戒夫麯蘖酗醟之沈溺反起乎禮法是非之戲譏聖賢所不取也視公之崇言正論關風教而勵名節有補世道者又不啻天淵隔矣文之所以貴精而不貴多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何多寡之足計

邪公系出少游之後故家詩書之澤奕葉簪組之傳此藁亦文獻之足徵者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書此語于公藁後世謂蒙正先識夷簡相才觀此藁送鳳山北上一序尤信

正德十四年己卯二月二十八日壬辰

江夏晚生劉綬頓首謹跋